

影印
文淵閣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二九二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涇臯藏稿

明 顧憲成撰……………一

小辨齋偶存

明 顧允成撰……………二五三

高子遺書

明 高攀龍撰
陳龍正編……………三二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涇臯藏稿卷一至三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裘行簡
校對官學正臣卜惟吉
謄錄監生臣陸潮愈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涇臯藏稿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臣等謹案涇臯藏稿二十二卷明顧憲成撰

憲成字叔時號涇陽無錫人萬曆庚辰進士

官至吏部郎中削籍歸後起為南京光祿寺

少卿不赴崇禎初贈吏部侍郎謚端文事蹟

具明史本傳明末東林聲氣傾動四方君子

欽定四庫全書

涇臯藏稿
提要

小人互相搏擊置君國而爭門戶馴至於宗

社淪胥猶蔓延詬爭而未已春秋責備賢者

推原禍本不能不遺憾於清流憲成其始事

者也考憲成與高攀龍初不過一二人相聚

講學以砥礪節槩為事迨其後標榜日甚攀

附漸多遂至流品混殽上者或不免於好名

其下者甚至依託門牆假借羽翼用以快思

讐而爭進取非特不足比於宋之道學并不

得希蹤於漢之黨錮故論者謂攻東林者多

小人而東林不必皆君子亦公評也足見聚

徒立說其流弊必至於此實非世所宜有惟

憲成持身端潔立朝大節多有可觀且恬於

名利論說亦頗醇正未嘗挾私見以亂是非

究不愧於儒者故特錄其集併詳論末流之

失以示炯戒焉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欽定四庫全書

聖澤藏稿

三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聖澤藏稿卷一

明 顧憲成 撰

觀事教衷恭陳當今第一切務懇乞聖明特賜省

納以端政本以回人心事疏

臣於本月初一日接得邸報四川等道御史高維崧等

一本乞恩認罪事奉聖旨用人出自朝廷你每不論是非

輒肆行攻擊抗旨求勝及有旨著推舉却又推諉支

欽定四庫全書

聖澤藏稿

一

吾好生恣橫反覆本都當重治姑念人衆為首的高維

崧著降三級趙卿張鳴岡左之宜各降一級俱調外任

其餘的各罰俸一年吏部知道欽此臣見之且疑且駭

退而思之憂結盈腹誠不自知其然也今夫工部尚書

何起鳴君子歟小人歟其計都御史辛自修也果有據

歟無據歟而御史高維崧等之合糾起鳴也公歟私歟

此皆章章較著不待辨而知者也皇上為起鳴罷自修

謝之矣而又降及高維崧等四御史何歟皇上以為用

人出自朝廷是也今者起鳴訐自修則罷自修訐維崧等則降維崧等可謂出自朝廷歟皇上亦嘗謀諸執政大臣歟其謀之而不以告歟其告之而不以聽歟意者第謀之左右而已歟或他有所獲罪而起鳴因而擠之歟皆不得而知也夫自修者其賢與否臣姑無論也職司考察反被中傷大計重典一朝而壞臣亦姑無論也惟是謂維崧等之疏出自承望則臣以為謬甚矣臣竊見過年以來人心日下猜忌繁興讒誹殷積或曰某也

某黨也或曰某也某仇也或又曰某也陽為某而陰為某也所附在此則濟其私不濟其公所傾在彼則觀其非不觀其是遂乃飾無為有騰一為十塗豕孟蛇俱成公案甚矣時俗之過為揣摩幸人之災而不樂成人之美也幸而昨者本部奉旨考察無論恩怨一秉至公命下之日中外翕然稱服以為我皇上之明二三執政之有容如此無不愧恨其昔之窺之者太淺而求之者之太深也亦可以見人心之公不容泐而挽回有機矣何

意復觀是紛紛乎在起鳴既疑以宿蒙蒙構在自修又疑以忤時招尤在起鳴既見以有援而巧為排在自修又見以受屈而急於辯皆過矣顧獨坐維崧等承望耶即爾彼給事中陳與郊等深詆自修何為者耶何怪乎人言之嘖嘖也若曰一則公一則私臣不能解也試使兩者平心定氣易地而觀臣恐我之所謂公固即彼之所謂私而彼之所謂私亦即我之所謂公耳柰何舍我而罪彼哉為今之計臣以為莫若各務自反而已起鳴當思何以為衆論所鄙自修當思何以為儕友所猜維崧等當思何以言出而召侮與郊等當思何以言出而啓疑至於執政大臣尤應倍加檢省風厲百僚已雖有善不敢輕以自滿人雖未諒不敢重以尤人若無若虛孜孜汲汲積而久之精神透徹誠意擊如本無偏好誰能求同本無偏惡誰能求異雖有偏心銳氣皎皎而負為高者亦聞焉而慚見焉而悔恍然自失而不知矣如是而猶或貳以二或參以三將君子薄之輿論非之共

起而為我驅也何必遽與之校哉元輔中時行虛衷雅度天下共推次輔許國王錫爵一心一德和衷弼理偕臻斯道正自不難要在卓然以臯夔契相最不但如近時所稱名相而已庶幾可以答天下耳若乃以智角智以力角力釋仁義道德之用而競巧拙於毫毛假饒得濟終屬雜霸假仁非今日所宜用也先是御史甘士价進和衷之說其指甚美第不務拔本塞源而徒欲調停於聲色之間其究非強上以徇下則強下以徇上雖

欽定四庫全書

汲冢藏板

外貌可觀病根終在扁鵲盧醫望而却走而庸人方以為無足憂此臣之所以不容已於言也抑臣又因而有感焉請畢其說臣竊見今之時凡非科道而建言者世必詬之曰是出位曰是好名又曰是為進取之捷徑耳不然則又曰是多行不遘計畫無之聊借以益醜而脫計網也斯四者亦誠有之矣而不可不求其故也臣嘗妄謂明興二百餘年矣西漢之經術東漢之節義唐之詩詞宋之理學並彬彬稱隆而獨言官之氣稍不振天下

多故危言讜論往往出於他曹無論其遠即如我皇上蒞昨故相張居正用事數年之內言官有相率讚頌已耳有相率保留已耳有相率祈禱已耳以求吳趙鄒沈王艾之儔何寥寥也又如近日維崧等合糾起鳴本屬公議及皇上詰責所以輒惶恐推避莫適為首惟有謝罪不暇已耳亦無能自見始末開廣聖心者曾不思皇上聰明睿智從諫如流有如維崧等披露情懷曉暢事實章晰誼理剴篤言辭即皇上一覽而悟未可知也臣

欽定四庫全書

汲冢藏板

甚惜之由此觀之假令言官不為利誘不為威惕無事不瑣屑以取厭有事不依回以取容牽裾折檻時不乏人他亦無繇而奮其說矣然則使人之得以出位而言者臺省之為也夫人情未有不喜順而惡逆者也而况于居尊顯者乎彼其喜也能令人榮其惡也能令人辱有一人焉獨拂其所喜于其所惡端言正色侃侃不顧夫安得而不名高也名高矣而當之者方苦於不堪厭恨之不足而至廢棄廢棄之不足而至摧折則天下

皆唏然不平於其心一旦時移事改是非論定夫安得而不加殊擢也且夫短長人所時有也天下非盡中行也食肉者非盡賢與能也而獨苛求於斯人欲甘心焉則天下必有藉為口實者矣又安得而不姑舍是也是故抑者予其揚者也屈者藉其伸者也退者佐其進者也斷可識矣假令其言是怡然而受之其言非廓然而容之錄其長不疵其短褒其直不嗔其狂欣其誠不虞其矯我用其言何必計其人我不用其言何必疾其人

審如是人人而能言也何名可賈何利可徵而亦何醜可益非徒然也而我反因之獲容直之名收用言之利矣然則使人之得以賈名得以徵利又得以益醜者廟堂之為也至於建言者其人大都負氣自喜不耐矜束濶略於規矩過事發憤往往過當聽者方內懷不服退而詢其行事又不足以滿其意則曰爾以古人畜我何不以古人自畜而前後之人察見意指又因而媒孽之以取媚尋垢索瘢無所不至於是遂置其言不復採而

并其人亦賤之矣假令士能潔躬修行入不愧妻子出不愧朋輩則其人重其言亦重夫安得而無聽然則使人之得以舉而納諸羣詬之中者建言者之為也故臣以為亦莫若務自反而已自反則上何暇以言為罪下何暇以言為高惟各盡其在我而已矣先是都給事中楊廷相條陳考察事宜意欲痛懲矯激之非蓋亦有說第人之常情自是逆指者少順指者多不知自反而徒彼此相尤其究必多者日勝少者日負將來之患正恐

不在矯激耳如曰曩居正用事宜尚異今非其時也宜尚同則唐虞之際猶然朝有吁咈野有誹謗而孔子亦云邦有道危言危行方今君聖臣賢千載一會不以唐虞有道望斯世斯民而僅僅較短長於居正柄國之日此臣之所痛也是故彼一時也上下壅隔羣邪朋興雖無一事不出於私人皆以為常此一時也上下寅恭衆正彙集少有一事不出於公人皆以為異此臣之所以尤不容已於言也臣腐儒也無所知識生逢明聖思見

太平情激乎中不能默默輒以自反之說進熟念當今
第一切務無過此者其用心寬而動物速其操術簡而
收效宏夫惟皇上超然遠覽穆然深思凝然獨立反躬
責已端本澄源無論大臣小臣近臣遠臣而皆視之為
一體無論諷諫直諫法言巽言而皆擇之以用中仍論
大小臣工無猜無忌自責自修勿惜任怨之名以逢君
欲勿希將順之美以便已私勿徇一時之喜怒以貽禍
將來勿執一己之是非以誤傷國體至于左右近侍亦

欽定四庫全書

涇陽藏稿

八

時以此照察之使其各知愛惜共享榮名其維崧等四
御史姑令照舊供職則皇上何以不若堯舜在廷諸臣
何以不若皋夔稷契天下何以不若唐虞益變化人才
轉移世道之機實在于此大學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
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中庸曰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
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又曰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臣誠不勝惓惓惟皇上
裁察焉奉聖旨這本黨護高維崧等肆言沽名好生輕

躁顧憲成姑著降三級調外任用前有旨特諭各部司
屬欲陳所見的都呈稟堂官定議具奏顧憲成曾否呈
稟堂上官也著回將話來

建儲重典國本攸關不宜有待懇乞聖明早賜宸

斷以信成命以慰輿情事疏

吏部四司公本

臣等伏見皇上思祖訓立嫡之條欲將三皇子暫一併
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於此知皇上之心
有惕然其不敢自尊者而必以上合聖祖之心為安也

欽定四庫全書

涇陽藏稿

九

又見皇上諭輔臣王錫爵等朕為天下之主無端受誣
以為可痛可恨於此知皇上之心有歉然其不敢自適
者而必以下合天下之心為安也有君如此豈不真聖
君哉乃臣等退而思之惟是待之一言有不能釋然而
無疑者皇上之所據以為得在此而天下之所共據以
為失亦在此此吉凶之原安危之幾不可不早辨而慎
防也夫太子天下本立本所以不忘天下也豫定所以
固本也如之何其可緩也是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是

也待嫡非也就見在論嫡之有無是也待將來論嫡之有無非也夫待之為言也濡滯而鮮決懸設而難期撓不刊之典潰不易之防竊不攜之信叢不解之惑開不救之釁貽不測之憂甚不可也臣請得而歷數之皇上之稱祖訓惓惓矣顧其所言立嫡待嫡二條意各有主質以建儲之事判然不類皇上第以其合於已援而附之是為尊祖訓乎是為悖祖訓乎其不可一也嘗考我朝建儲家法東宮原不待嫡元子並不封王廷臣連章

其為實其不可三也皇上亦曰權宜云耳夫權者不得已而設者也元子升儲諸子分藩於理為順於情為安於分為稱於訓為經有何疑顧有何牽制有何不得已而然乎耦尊鈞大偏所繇也偏則凌凌則僭屬所階也豈細故哉而姑任之其不可四也皇上以聖祖為法聖子神孫以皇上為法皇上尚不難創其所無後世詎難襲其所有自是而往幸而有嫡可也不然是無東宮也無乃悞萬世之大計乎又幸而如皇上之英明可也不然是凡皇子皆東宮也無乃釀萬世之大患乎臣每念及此便自寒心皇上獨能宴然而已耶其不可五也且夫皇后者所與皇上共承宗祧者也期於宗祧得人而已宗祧得人而皇后之職盡矣豈必有嫡而後為快夫皇上以父道臨天下者也皇后以母道臨天下者也一體也是故皇上之元子即皇后之元子也雖恭妃不得而私之也皇上之諸子即皇后之諸子也雖皇貴妃不得而私之也何者統於尊也今庶民之家妾之有子亦

以其妻為嫡母固其定分然耳豈必自己出而後為子又豈必如輔臣王錫爵之請須拜而後稱子哉皇上何不斷以大義而為此區區乎其不可六也況始者奉旨少待二三年則是二三年而已俄而改於二十年則亦二十年而已俄而又改於二十一年則亦二十一年而已猶可以歲月為期也今日以待嫡嗣則未可以歲月為期也德音方布而忽更聖意屢遷而彌緩非由預責非由衆激何以謝天下其不可七也善乎皇上之言之

也曰朕為天下之主夫為天下之主者未有不以天下為心者也自並封之命下聞者莫不悵然若失愕然若驚一日之間叩聞而上封事者不可勝數至於閭巷小民亦驚然聚族而議也是孰使之然哉人心之公也而皇上猶責元輔王錫爵擔當錫爵夙夜趨召而來正欲為皇上定此一大事排羣議而順上旨非所謂擔當豈其願之惟是日夜惶悚天志積誠必欲納皇上於無過之地乃真擔當耳不然皇上尚不能如天下何而況錫爵

哉其不可八也凡人見影而疑形聞響而疑聲皇上神明天縱信非溺寵狎昵之比而不諒者一意揣摩百方猜度殆難以家喻而戶曉也是故皇上方以為無端受誣天下且以為無端反汗無端受誣豈惟皇上有所不堪即臣等亦為皇上不堪無端反汗豈惟臣等不能為皇上解即皇上亦不能為臣等解皇上盛德大業比隆三五而乃來此意外之紛紛不亦惜乎其不可九也凡此九不可皆待之一言為之也故曰待者事之賊也猶

豫則亂謀優游則妨斷因循則失時徘徊則啓伺遷延則養禍豈非天下之大戒哉伏願皇上反觀默省長慮却顧以成憲為必不可違以輿論為必不可拂以初命為必不可爽以新諭為必不可行斷自宸衷亟舉大典皇元子首正儲位皇第三子皇第五子併錫王封庶幾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兄弟兄弟宗廟之福祉授之慶千萬世無疆之休悉萃於此矣臣等曷勝惓惓願望之至感恩惶悚循職披忠懇祈聖明特賜照察并乞休

致以安愚分事疏

代陳堂翁
立舉作

臣自惟奉職無狀具疏上陳聖德如天曲賜寬假慰之以清慎督之以救正勉之以供職展誦再三且感且愧夫復何言獨念人臣之罪莫大於專權國家之禍莫烈於結黨臣日夜彷徨莫知所以不得不為皇上一陳之也夫權者人主之操柄也人臣所司謂之職掌吏部以用人為職進退去留一切屬焉然必擬議上請奉旨而後行則所謂權者固自有在非人臣可得而專也是故

欽定四庫全書

聖學編

四

職主於分任而權則無所不統權主於獨斷而職或有所不伸君臣之分於是乎在蓋其際嚴矣臣世受國恩皇上又不以臣為不肖令待罪銓曹臣感激殊遇勉圖報塞受事以來天志奉公內之不敢一毫有所顧戀外之不敢一毫有所畏忌夫孰非恃皇上之信之也其或進或退或去或留夫孰非皇上之靈命英爽也是謂之守職則可謂之專權似未也今以議留二部臣為專則無往而非專矣况鄒元標諸人海內日引領望其柄用

顧屢推屢格臣方內愧行能淺薄無當聖心至於疑貳

沮撓動成掣肘自失其職而更責以專權乎若夫黨之一字漢唐宋傾覆之原皆在於此臣非特口不忍言目不忍見抑且耳不忍聞若之何其以為戲也凡科道論劾下部覆議自有去留即外計拾遺亦然今以議留二部臣為結黨則無往而非黨矣且宋臣歐陽修言君子有朋小人無朋方今在廷號為多賢惟是人各有心形跡岐而猜忌漸起精神隔而議論漸煩臣忝為首臣方

欽定四庫全書

聖學編

五

愧不能雍容調劑合君子而為一以共贊太平之治而更責以結黨乎夫銓曹重地也非其人則不當居其地業已使之居其地則不當疑其人昔之專權結黨者亦往往有之矣並不在銓曹誠使自臣而始臣之大罪也即以專權結黨為嫌畏縮消沮自救不暇則銓曹之輕自臣而始亦臣之大罪也臣衰病日侵任使不效徒潔身而去俾專權結黨之說終不明於世來者且以臣為戒又臣之大罪也臣憂結於中不忍默默用披露伏

乞皇上矜其愚不錄其罪特加省察并望賜臣骸骨歸
老林泉與田夫野叟共祝聖壽於無疆皇上之恩真同
天地矣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聞命惕衷自慚獨免恭陳愚悃以祈聖斷事疏

同考

功司員外郎
李復陽上

頃者皇上覽科臣劉道隆疏切責吏部專權結黨隨奉
旨回話皇上將該司郎中趙南星降調外任一時聞者
洶洶相與求其故而不得乃臣等退而思之惟有惶悚

欽定四庫全書

涇縣縣志

六

而已竊念臣等與南星生平以道義相期許及在同部
又以職業相切磨惟茲內計之典始而咨詢繼而商榷
臣等皆與焉至於議留虞淳熙楊于庭二臣臣等亦以
為誼出憐才嘗從史之今南星被罪臣等獨何辭以免
南星一意奉公不以情庇不以勢撓庶幾少挽頽風以
報皇上而竟不免於罪況臣等自揣才識不逮南星遠
甚其迂戇椎魯又或過焉若復覲顏在列將來招費速
戾有不止於南星者矣然則與其去南星孰若去臣等

與其留臣等孰若留南星用是不避煩瑣仰清宸聽伏惟
皇上擴天地之量垂日月之明念南星自謀則拙謀國
則忠還其原職以示任事者之勸無徒快被察諸人之
心臣愚幸甚倘始終以為專權結黨乞將臣等一併罷
斥無令南星獨蒙其責臣愚亦幸甚臣等曷勝惶悚待
命之至

患病不能供職懇乞天恩俯容回籍調理事疏

臣章句書生遭際明時誤被甄收存歷今秋聖恩如天

欽定四庫全書

涇縣縣志

七

慚無寸報何敢言私奈臣稟氣素弱居平恒喜靜而厭
動一遇煩勞寢食俱廢近者不意驟陟選司諸務紛雜
朝夕拮据遂致心脾受傷頭目昏眩兼之入冬以來積
感風邪痰火寒熱諸疾一時併作延醫診視咸謂元氣
下墜邪氣上乘非謝絕羣囂投閒靜攝難冀痊可隨具
呈堂官堂官再三督臣之出臣於此進退維谷實為狼
狽萬不得已仰瀆天聽查得萬歷二十年五月內文選
司郎中鄒觀光因病自疏乞歸荷蒙俞允伏乞勅下本

部照例放臣回籍調理倘犬馬餘生僥倖不先朝露尚得從田夫野老祝聖壽於無疆也臣曷勝迫切懇祈之至

聞命亟趨屢牽夙疾懇乞聖恩俯容休致事疏

臣直隸常州府無錫縣人由萬歷八年進士歷任吏部文選司郎中至萬歷二十二年罷歸尋蒙恩詔復官至萬歷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接得邸報吏部一本開請事奉聖旨顧憲成起陞南京光祿寺少卿添註欽此臣聞命自天不勝感激謹望闕叩首謝恩訖竊念臣猥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八

以疎劣重負任使歸田以來日夜省惕皇上宥弗為討亦已過幸更荷聖慈褒然優錄誼當竭廢而趨捐軀圖

報遂於今春二月啓行不意十五年前所患眩暈之症

一時陡發不能前也吏部業為寬限矣延醫調理至八

月稍可勉為啓行不意行至丹陽而加劇焉又不能前

也吏部又為寬限矣豈非不忍臣之卒廢於明時哉獨

計臣少不自愛踰壯便衰行年六十目昏耳聾老態盡

見已不足效馳驅備輟策況今病入膏肓糾纏無已奈

何尚欲僥倖於萬一也且夫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

不密恣然置安危理亂於不問以自便其身圖臣之所

大恥也明知身之不能前矣猶然徘徊道路遷延歲月

偃蹇簡書遲速惟意以自陷於大戾尤臣之所大懼也

查得吏部職掌弘治四年題准凡自願告休官員不分

年歲俱准致仕又嘉靖十年題准今後內外官員有疾

願告致仕者聽臣謹瀝誠上請伏乞勅下該部查臣別

無假托容令休致自今以往得係餘生與閭閻父老歌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九

堯天而詠舜日皆皇上再造之恩矣臣無任迫切懸企之至

涇臯藏稿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涇臯藏稿卷二

明 顧憲成 撰

上鄒龍翁老師書

不肖憲之走金陵而就試也家嚴呼而謂曰孺子何知遂褻然而冠諸童儒倖耳又得隨諸茂才與觀場之列又倖耳倖不可屢倖敢他望乎吾有一心事孺子能為我了之勝於獲雉百倍矣憲蹠而對曰惟大人之命敢

欽定四庫全書

涇臯藏稿
卷二

請家嚴曰吾所識窮乏之唐應麒者其父居邑之市中日接四方之游商而主之藉以生活方江寧盜將六飾裝而至其家初不意其為盜方將六發其裝而與之有所抵易初不意其為禦人之貨也無何將六敗而株連之逮至江寧父遺累而亡子遺累而繫出鄉井入囹圄積歲月而不解益其所與之相抵易者既援以為贓而虛捐其一倍之費其援以為贓者則又不止於其所抵易也而藉口於一事之實刀筆之吏從而羅織之遂得罪

則應麒之所坐可原也且應麒之繫迄今不解也為其贓未償也而贓則赦矣在應麒乳乳獨夫非敢抗而不償實惟遺累之後止存赤骨即欲償不能又以為赦既及即不償無害也竟惟日日待赦在當事者按舊牘奉新例非不能赦一未償之贓實疑應麒之產尚可以償又以為赦而償償而赦則可以收其實利而與之虛名也竟惟日日待償審如是也一日不償一日繫矣終身不償終身繫矣相彼獨夫欲覓其身命易耳舍此而更有所督責將持何者而應之則應麒之所處可憫也應麒有母而未老有妻而未歸母恐其子之須臾死也請于其妻之家曰吾子可以無妻而不可以死吾可以無婦而不可以無兒願返我聘不願歸我婦也妻之家持不可毋堅請之益堅持不可誠謂其赦也而不意當事者迫之償也久而不償久而不赦勢不得不出于母之計矣而況乎其聘之返也又不足以償也是使為母者既失其婦又失其子為子者既失其妻又併其軀命而

欽定四庫全書

涇臯藏稿
卷二

不保也則應麒之為計可哀也孺子識之此吾之所寤寐疚心也憲復跽而對曰大人此一念天地鬼神實鑒臨之兒何敢忘惟是眇眇一書生何能為家嚴曰吾亦籌之笑聞江寧侯與上元葛二尹同里而葛二尹實嘗丞吾邑可以情控也憲曰兒未識葛二尹奈何家嚴曰鄒龍翁父母見官兵曹不嘗國士遇汝者耶當葛二尹丞吾邑時此老為之長最相知誠得此老慨然達之葛二尹葛二尹轉而達之江寧侯則其事可立白是一言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

三

而起一人之生也應麒之事白則母得以有其子妻得以有其夫而彼亦得以有其母與妻是一言而起一家之生也應麒在繫饑無食寒無衣近復罹疫症體槁而色不人諸同繫者皆危之其存與亡也蓋在旦夕誠欲援而生之也亦惟在旦夕拯溺救焚勢不容少緩孺子識之此吾之所倚門倚閭盼盼而引領也憲喜曰鄒老師仁人也事其濟乎遂頓首受命而行茲敢一一述諸老師老師何以裁之即曰是故吾赤子吾不忍其坐斃

矜而許之耶不肖庶幾有以復於家嚴矣是老師之賜也不肖之幸也抑曰若書生耳何為強與人事揮而叱之耶即不肖歸而見家嚴何辭以謝是應麒之窮也不肖之罪也老師仁人也於斯二者必有擇矣臨臧曷勝懇迫之至

上相國瑤翁申老師書

此稿已削適從收送中檢得初稿追念往事不忍棄

也聊復存之

憲聞之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

四

夫何以治也君子正也正則所言皆正言所行皆正行所與皆正類凡皆治象也雖欲從而亂之不可得而亂也夫何以亂也小人邪也邪則所言皆邪言所行皆邪行所與皆邪類凡皆亂象也雖欲從而治之不可得而治也憲書生也何敢妄相天下士及來長安跡耳目之所覩記往往不能釋然於心聊掇其槩吏部掌邦治果清道簡要之品乎戶部掌邦計果廉介恭儉之品乎禮部掌邦教果端凝淵穆之品乎兵部掌邦政果磊落奇

杰之品乎刑部掌邦禁果公平明恤之品乎工部掌邦
土果精嚴練達之品乎都察院掌邦憲果剛方直亮之
品乎斯不亦善乎如其未也將無僅僅備員而已乎然
則在朝者君子乎非君子乎憲不得而知也已徐而按
之賢如鄒公元標沈公思孝父公穆傳公應禎軍伍矣
賢如劉公臺因伍矣賢如趙公用賢吳公中行朱公鴻
謨孟公一脈王公用汲民伍矣賢如徐公貞明李公楨
喬公巖趙公參魯雜職矣賢如趙公世卿王官矣然則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君子者在朝乎不在朝乎憲不得而知也則又伏而思
之君子在朝非君子自能在朝也本之君子之領袖為
之連茹而進也今寧無君子之領袖乎有之則宜君子
日多而何未見其多也小人在朝非小人自能在朝也
本之小人之領袖為之連茹而進也今寧有小人之領
袖乎無之則宜小人日少而何未見其少也憲不得而
知也不知故疑疑故懼輒敢於老師乎私質焉竊以為
當今皇上之所倚重無如首揆海內之所仰重亦無如

首揆老師與之朝夕共事必能洞徹其真精神所在其
毅然以宗社生靈為己任而是非利害不足動其心者
歟抑猶未免於自用歟而老師之於首揆也其相知相
信可以披肝瀝膽盡言而不諱者歟抑亦體貌之間而
已歟然則老師將如之何而可歟其一切順而聽之歟
抑亦思以逆而挽之歟順而聽之吾懼其為隨究也必
至於兩相扶同以成壅蔽之害而國家之事壞逆而挽
之吾懼其為激究也必至於兩相齟齬以成乖睽之害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而國家之事亦壞意者不隨不激之間有妙用存歟凡
此皆憲之所願聞也老師其遂進而提命之曠然有以
大發其蒙歟抑亦曰有是哉爾之迂也姑笑而置之歟
敬九頓以請

上顏翁許相國先生書

竊惟天下之事所以至於破壞而不可收者其初起於
一人之私而已夫誠一人之私天下誰不知其非者於
法未足以壞也蓋有附之者焉其附之者又皆庸衆細